

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第十八号数字

第二样灾祸——第五部分

Jeff Pippenger

2026-07-15

启示录第九章中代表尼尼微之战的“钥匙”，借着一段产生转折点的历史而得以应验；而这当然正是钥匙所起的作用。我的主张是：尼尼微之战不仅是标示伊斯兰兴起的历史性钥匙，同时也是一把预言性的钥匙。那场战役的预言性动力，使圣经预言中诸国度的各条线索——如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所陈明的——都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相互对齐。如此一来，这就使那些国度都能够为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作见证，更重要的是——开启第四十节之外在的隐藏历史。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 16:19.

穆罕默德国度的释放与兴起

公元627年尼尼微之战，标志着波斯势力最后十年的开始；这股势力借着罗马的谋略，并伴随着上帝护理的迷雾，而遭击败。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穆罕默德的伊斯兰大军自此开始兴起。这场战役除去了一个原本存在的遏制；照理说，若罗马与波斯双方都保有其实力，这种遏制本会持续存在。然而，二者都没有。

克制与释放

在伊斯兰的预表性象征中，我们发现，早在《圣经》最初引入之时，便已显出对伊斯兰的约束与释放，正如撒拉劝服亚伯拉罕约束夏甲和以实玛利一样。

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已将我的使女交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轻看我。愿耶和华在我与你中间施行判断。”亚伯兰对撒莱说：“看哪，你的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创世记16:5, 6

甚至在那件事之前，夏甲之所以被引入这先知性的叙事之中，乃是因为主曾“使”撒拉不能生育。

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她有一个使女，是埃及人，名叫夏甲。撒莱对亚伯兰说：“看哪，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与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创世记16:1、2

启示录第九章中赐给穆罕默德的那把“钥匙”，并随后借着尼尼微之战得以应验，象征着在预言历史中的任何特定时刻，对伊斯兰所加之“约束”的除去。

“天使正执掌着四方的风；这风被描绘为一匹愤怒的马，竭力要挣脱束缚，冲过全地的表面，沿途带来毁灭与死亡。”《文稿发布》第20卷，217页。

穆罕默德国度的“兴起与衰落”，与其说被表现为一种兴起与衰落，不如说是被表现为一种“释放”与“遏制”。当伊斯兰在预言中被释放时，这种释放乃是借着尼尼微之战来说明的。

惟有灾祸

在七号之中,唯有伊斯兰的灾祸号,自其首次被引入预言历史之时起,直到恩典时期结束,一直作为一种持续一致的势力贯穿历史.那临到西罗马的前四号,分别代表奥多亚塞、根塞里克、匈奴王阿提拉和阿拉里克,因此预表末后的四种天意审判势力;但它们在现代的对应者,并非那四个古代势力的直接后裔.灾祸号却并非如此.伊斯兰一旦进入历史,便在释放与约束之间延续一条直接的脉络,直到恩典时期结束时被完全释放.在灾祸号中,“释放”的“钥匙”乃以尼尼微之战为标志.

尼哥米底亚与1299年7月27日

先驱们正确地认定,1299年7月27日是一百五十年的起点;这一百五十年于1449年7月27日终止,而该日又开启了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并于1840年8月11日结束.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由苏丹奥尔汗·加齐(奥斯曼贝伊国创立者奥斯曼一世之子)对尼科米底亚所发动的1333年至1337年之围城,乃是他围攻这座重要拜占庭城市尼科米底亚之举.此次围城,乃是自其父奥斯曼以来针对尼科米底亚之战事的终结.启示录第九章第十节中的一百五十年始于1299年7月27日;而作为一则预言的起始,与该起始日期相关的历史当予以注意.奥斯曼一世(奥斯曼王朝的创立者)乃苏丹奥尔汗·加齐之父;他于1299年7月27日在巴菲乌斯之战中,取得了对拜占庭帝国一次意义重大的早期胜利.该战役发生于尼科米底亚地区,邻近尼科米底亚城;此城在罗马及拜占庭早期历史中乃一座极其重要的都城.

父与子

1299年7月27日,奥斯曼的军队击败了一支由地方总督率领的拜占庭军队.此战被视为奥斯曼在开始于比提尼亚(安纳托利亚西北部)整合权力之后,最早几次重大的独立军事胜利之一.它标志着从一个小型的土耳其贝伊国(部族公国)向一支正在崛起、终将挑战并征服拜占庭领土的强权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该日期标志着伊斯兰进入一段增长时期的开始,这一增长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并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其成就.奥斯曼运用了加齐战士(具有伊斯兰动机的边 frontier 突袭者),并且自此开始将加齐边疆战士组织成一支更具结构性的军队;这一发展自奥斯曼起,继而延续至其子奥尔汗.奥斯曼遗产中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它使伊斯兰得以持有产业;这与加齐战士的战争方式形成对照,因为他们那种无组织的打了就跑的战术,只给他们留下胜利的战利品,却从未带来任何领土.

1299年7月27日,奥斯曼在尼科米底亚地区发动了一场战役;三十四年之后,他的儿子开始对都城尼科米底亚进行长达四年的围攻.父亲在开端,儿子在终局.战争始于那以尼科米底亚为象征的地区,终于攻取该地区的都城尼科米底亚.自1299年至1337年,共为三十八年;在预言的象征中,数字“三十八”象征着兴起.

“现在起来,过撒烈溪去.”我就这样说;于是我们过了撒烈溪.自从我们离开加低斯巴尼亚,直到过了撒烈溪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直到一切能争战的男丁那一代,都照耶和華向他们所起的誓,从营中灭尽了.申命记 2:13, 14.

从1299年7月27日到1449年7月27日这一百五十年,象征着引向《启示录》第九章第二样灾祸之奥斯曼帝国建立的时期.尼科米底亚逐步被征服的三十八年,始于一位父亲(奥斯曼),终于他的儿子(奥尔汗).这一时期描绘了一个部落侯国逐步兴起、迈向帝国的第一步.

从1299年7月27日至1449年7月27日这一百五十年期间,包含了一场为期四年的围城,这场围城标志着那三十八年时期的结束.征服尼科米底亚的开端始于其父奥斯曼,而其终局则借着1333年至1337年间一场为期四年的围城而完成;这场围城是由奥斯曼的儿子实施的.

当这一百五十年于1449年7月27日结束时,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即东罗马最后一位君士坦丁,为了登上王位而向土耳其人寻求许可.从那一日起,到君士坦丁堡被征服之时,共有四年.这四年以围攻君士坦丁堡而告终,而最后的君士坦丁也死于那场围城之中.伊斯兰的兴起由这一百五十年预言中的前三十八年所表征,并在一次四年的围城中达到顶点.当这一百五十年结束时,伊斯兰已经兴起到一个地步,以致东罗马因土耳其人当时所拥有的权势而受辱.自1449年7月27日那次屈辱起,经过四年,东罗马便告倾覆,因为君士坦丁堡在一场围攻中被攻取.前面三十八年的结束以一次围城为标志,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也以一次围城为标志.

38 和 40

数字三十八,作为摩西在《申命记》中所提出的一个象征,代表着四十年旷野飘流审判中最后的三十八年.因此,数字三十八作为一个象征,与数字四十具有联系.奥斯曼于1299年7月27日夺取了尼科米底亚的领土;三十八年后,他的儿子夺取了该领土的首都.该领土和首都都名为尼科米底亚.历史学家将这场战役认定为标志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开端的“两个”步骤中的第一步.历史所指出的第二步是1301年的尼西亚之战.在那里,父亲奥斯曼夺取了称为尼西亚的领土;1331年,即三十年后,他的儿子夺取了名为尼西亚的首都,这首都曾是罗马的都城.

关于1299年与尼科米底亚之战,作为两个步骤中的第一步,第二步在两年后的1301年来到.1299年是三十八的象征,而两年之后(四十),尼西亚的领土被父亲夺取.古代以色列兴起来夺取应许之地时,三十八与四十之间的关系,体现在1299年7月27日与1301年之中.伊斯兰兴起的最初两个步骤,是以军事征战为标记的:起初是父亲征服该领土,而在末了是儿子征服该领土的首都.当这两座首都陷落时,都是在围城之中陷落的.这两座首都都曾在某个时期是东罗马的首都.

1299和1301于1840年8月11日达到其结局,这代表了1838年的历史;就在那一年,利奇首次发表了他关于“三百九十一年又十五日”预言的观点与预测,而该预言最终将于1840年8月11日应验.米勒派兴起的两个步骤,是1838年和1840年.

“1840年,预言的另一项显著应验激起了广泛的关注.两年前,宣讲基督复临的一位主要传道人约西亚·利奇发表了一篇对《启示录》第9章的阐释,预言奥斯曼帝国的倾覆.按照他的计算,这一强权将于‘主后1840年,在八月中的某个时候’被推翻;而就在其应验前仅仅数日,他写道:‘若认定第一段时期,即一百五十年,已在德阿科泽斯经土耳其人许可登上王位之前准确应验,而那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日又是在第一段时期结束时开始,那么它将于1840年8月11日终止;届时,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势力可以预期将被打破.而我相信,事实必将证明确是如此.’——约西亚·利奇,载于《时代的兆头与预言阐释者》,1840年8月1日.

“正在所指定的时候,土耳其藉着她的使节,接受了欧洲列强同盟的保护,于是把自己置于基督教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一事件完全应验了那预言.此事一经传开,许多人就确信米勒和他的同工所采用之预言解释原则的正确性;复临运动因此获得了奇妙的推动力.许多有学识、有地位的人与米勒联合起来,一同传讲并出版他的见解;从1840年至1844年,这项工

作迅速扩展。”《善恶之争》，334,335页。

利奇于38年所作的预言,以及他于40年修正后的异象,都包括他在8月1日所写下的最后声明;那是在修正后的预言前十日.正是这预言的应验,使世人确信圣经预言之正确方法论.标志古代以色列兴起的三十八年,包含了从过红海直到加低斯初次背叛之间的那两年.

凡看见我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神迹的那些人,如今这十次试探我,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那地.民数记14:22, 23.

那次悖逆被认定为十次试验中的最后一次.为期两年、包含十次试验的考验期,加上在旷野中的三十八年,乃是1838年与1840年的预表,而1840年又包含一段十日的时期.

而伊斯兰势力藉着奥斯曼于1299年7月27日的兴起之起点,开启了一段三十八年的时期,并于1337年以一场为期四年的围城告终.1299年7月27日,是历史学家所认定之奥斯曼帝国兴起起点的两个步骤中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在1301年.1299年与1301年尼科米底亚和尼西亚之战的这两个步骤,预表了1838年和1840年.预言的起始说明了其终局.

尼科米底亚和尼西亚在各自的历史时期都曾暂时作为东罗马的都城.当然,君士坦丁堡最终于330年成为东部首都,直至1453年.尼科米底亚和尼西亚乃是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预表;三者皆陷于伊斯兰的围攻之下,这些围攻标志着一场战役的终结:伊斯兰首先夺取该地区的控制权,随后又攻陷首都.

第一次围困,即自1333年至1337年的四年,代表了自1449年至1453年的四年,那时预言结束.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之后,伊斯兰受约束,而米勒派则在那由“第三十八与第四十”这两个特征所代表的预言能力之下“兴起”;这一点正如在1299年7月27日与1449年7月27日这段历史之阿尔法历史中所表明的.伊斯兰的兴起,以及上帝末后使者的兴起,都由一个数字符号所表征;这一符号乃是由38与40之间的数字关系所构成.

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中,伊斯兰教乃是东风的信息,这风吹在那些枯干的骸骨上,使它们得以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当以西结的信息来到时,兴起便开始了,正如在1838年和1840年的米勒派历史中所发生的那样.那信息于9/11来到,而在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令之时,那些骸骨必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在末后的日子里,上帝的军队作为得胜的教会兴起,乃是由1838年和1840年所预表的.从9/11直到星期日法令,乃是由1840年至1844年所预表;但这也预表着从2023年12月31日直到纳什维尔火球的时期.

东罗马

从君士坦丁一世(大帝)分裂帝国起,直到最后一位君士坦丁,构成了东罗马的预言历史.因此,这一预言时期乃由一位预言性或象征性的父与子作为标记,正如他们的名字所表明的,尽管君士坦丁大帝与君士坦丁十一世之间并无直接的血统承继.第一位与最后一位君士坦丁,在预言中也分别被表征为阿拉法与俄梅戛的象征;父亲(阿拉法)拣选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而儿子(俄梅戛)则死于围城之中,就在君士坦丁堡不再作为首都之时.东罗马的预言时期,是以第一位与最后一位君士坦丁为标记的.始于1299年7月27日的一百五十年时期,包含一个三十八年的阶段,并以一场四十年的围困告终.那场围困预表了1449年至1453年.尼科米底亚之战役始于一块领土被征服,并终于该领土的首都被征服.正如第一位与最后一位君士坦丁一样

,征服尼科米底亚也是始于一位父亲（第一位）,终于一位儿子（最后一位）。

四年

在那一百五十年的起始阶段,有一场历时四年的围困;这引向从君士坦丁十一世于 1449 年受辱,直到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围困并陷落的那四年.第二样灾祸的时间预言,代表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日,始于 1449 年 7 月 27 日,终于 1840 年 8 月 11 日.那一日期标志着一个为期四年的时期之开始,怀爱伦姊妹称之为上帝权能之荣耀彰显.

“那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联合宣告的天使,要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里所预言的,是一项范围遍及全球、能力空前的工作.1840—44年的复临运动,乃是上帝权能的光辉彰显;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传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传教站,并且在一些国家中,出现了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任何地方所未曾见过的最强烈的宗教兴趣;然而,这一切都将被第三位天使最后警告之下那强有力的运动所超越.”《善恶之争》,611页.

伊斯兰于1840年8月11日受到遏制,随后有一段四年的时期,这一时期既与五旬节圣灵的浇灌相呼应,也与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大力天使的降临相对应;当第三样灾祸的伊斯兰于9/11击打纽约的“大楼”时,此事便应验了.9/11标志着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时期的开始.受印乃是一段时期,而这一受印时期之终结,具有该时期开始时的特征.基督在9/11降临时,乃是预表米迦勒于2023年12月31日降临,使那两个见证人复活;届时,受印的最后时期便开始了.

作为尼尼微之战的那把钥匙,代表着伊斯兰教各种释放的行动;这些行动到1453年将使东罗马覆亡.在第十节“一百五十年”的“五个月”之内,其开端与其终结各包含一个四年时期.这两个四年时期与那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日的终结相连接;后者标志着从1840年至1844年的一个四年时期,在此期间,基督要以祂的荣耀照亮“全地”.到了1844年,预言性的时间便不再适用,因为时间将要“再没有时日了”。

并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启示录 10:6

1333年至1337年,1449年至1453年,1840年至1844年

那三条由四年时期构成的线,与自9/11直到星期日法案的盖印时期相一致;它们也与自9/11直到星期日法案的分形相一致,而这一分形乃由2023年12月31日起,直到伊斯兰再次被释放去投掷纳什维尔的火球这一期间所代表.

从2023年12月31日到纳什维尔火球事件的预言性分形,已由三个为期四年的预言时期所预表,而这三个时期都与从9/11到星期日法令之盖印时期相一致.因此,四个见证人指明了从2023年12月31日直到纳什维尔袭击这一段历史,而尼尼微之战乃是这些见证人各自的“钥匙”.1333年、1449年、1840年和9/11,都是转折点——“钥匙”。

“从往昔的历史中,有教训当汲取;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向这些事,为要使众人都明白:上帝现今行事的法则,与祂历来所行的并无二致.祂的手如今在祂自己的工作中,并在列国之间,照样显明,正如自福音最先在伊甸园向亚当宣告以来,一直都是如此.”

“在列国与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些时期乃是转捩点.按照上帝的护理,当这些不同的危机来到时,适合那时的亮光便赐下了.若被领受,属灵上便有长进;若被拒绝,随之而来的便是属

灵的衰退与覆亡.主已在祂的话语中揭示了福音进取性的工作,就是这工作过去如何开展,将来又将如何继续,直到最后的争战;届时,撒但的势力将作出其最后奇异的行动.” «Bible Echo»,1895年8月26日.

尼哥米底亚

戴克里先于284年成为皇帝之后,在293年依法将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建立“四帝共治”制度时,拣选尼科米底亚为罗马帝国的东方首都.此后数十年间,尼科米底亚一直是东方主要的行政与军事都城.君士坦丁大帝在决定于邻近的拜占庭建造新都(并于330年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之前,曾以此城为基地.即便在君士坦丁堡成为主要都城之后,尼科米底亚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区域中心,战略性地位于马尔马拉海东岸.因此,虽然它并不像罗马或君士坦丁堡那样是永久性的首都,尼科米底亚却在罗马历史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被正式指定为东方首都.在这一百五十年的起始,一座东罗马的都城被攻取;在其终结之时,又有一座东罗马的都城被攻取.两次攻取都包括围城.

戴克里先

皇帝戴克里先于293年施行四帝共治制时,正式将尼科米底亚定为罗马帝国的东部首都.四帝共治制由帝国的西部与东部两大分区构成;东西两部各设一位资深皇帝(Augusti)和一位副帝(Caesar),合成“四”之数,正如“tetrarchy”一词所表征的那样.

阿拉法和俄梅戛

戴克里先是士每拿教会的欧米伽象征,尼禄则是其阿尔法象征.君士坦丁大帝是别迦摩教会的阿尔法象征,而查士丁尼则是其欧米伽象征.

罗马在“法律上”分裂为东西两部(此分裂并未持久),是由戴克里先完成的;而罗马在预言上的东西分裂,则是由君士坦丁完成的.在由士每拿所代表、象征逼迫的第二个教会时期的历史中,罗马在法律上分裂为东西两部;而在由别迦摩所代表、象征妥协的第三个教会时期的历史中,罗马在预言上分裂为东西两部.293年是阿拉法,330年是俄梅戛;于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大帝将君士坦丁堡奉献为帝国的首都.

戴克里先于293年所作的法定分治,随后因内战而瓦解,直到313年的«米兰敕令»颁布之时;当时,东方的君士坦丁与西方的李锡尼乌斯共同颁布«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并实际上终结了四帝共治——这一由四位彼此协调的统治者构成的制度,最终瓦解为两大主要势力之间的争斗(西方的君士坦丁与东方的李锡尼乌斯).这一引发崩溃的法定分治,象征着一个从分裂到分裂的二十年时期,而这两次分裂都促成了该制度的崩溃.

士每拿教会始于公元64年的尼禄时期;当时,罗马大火被尼禄用来迫害基督徒,尼禄指控基督徒纵火.尼禄标志着逼迫的开端,并预表末后日子最终的逼迫.那最终的逼迫一直持续到恩门关闭之时;届时,教皇权势走到尽头,无人帮助.因此,第一次逼迫时期始于罗马被焚,也终于罗马被焚.

你所看见在兽上的那十角,必恨这淫妇,使她荒凉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启示录 17:16.

士每拿教会始于尼禄于64年之时;当年罗马大火被尼禄用来迫害基督徒,尼禄指控基督徒纵火.二百五十年后,这一时期于313年以《米兰敕令》告终.此“敕令”乃是一个二十年时期的终结;该时期始于戴克里先对帝国的合法分治,同时它也是始于尼禄之士每拿二百五十年时期的结束.由士每拿教会与尼禄所代表的二百五十年逼迫,包括了由戴克里先所引发那最为惨烈之逼迫的十年.那十年的逼迫,乃是戴克里先二十年时期的后半段;此二十年始于他在293年对帝国所作的合法分治.自戴克里先于293年将帝国在法律上分为东西两部起,便开始了一个由两个十年时期构成的二十年时期.

戴克里先在法律上将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从而预表了后来由君士坦丁完成的那一先知性分裂.戴克里先的划分虽为东、西两部,却由东部两位统治者和西部两位统治者组成.每一地区各有一位主要统治者和一位次要统治者.公元303年2月23日,戴克里先颁布了数道针对基督徒的“敕令”中的第一道,标志着大迫害(亦称“戴克里先迫害”)的开始;这是罗马帝国中针对基督徒最严酷、最广泛的一次迫害.

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曾死过、如今又活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患难、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乃是撒但会堂之人的毁谤.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有耳的,就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 2:8-10

大逼迫在戴克里先的继承者治下(尤其是在加列里乌斯治下)持续至313年,并于《米兰敕令》颁布时终止.尼禄是逼迫的阿尔法象征;而戴克里先则是预言时期中由士每拿教会所代表之逼迫的欧米伽,尼禄所象征之逼迫正预表了戴克里先.此逼迫以一场政治婚姻和一项条约而告结束,即东方的君士坦丁与西方的李锡尼之间所缔结者.313年2月,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米兰会面,并颁布《米兰敕令》,在全帝国范围内给予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宗教宽容.为加强他们的政治同盟,李锡尼在此次会晤期间或前后迎娶了康斯坦提娅(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姐妹).这桩婚姻乃是典型的罗马式政治联盟——用以确认两位皇帝之间的协议,并在多年内战之后帮助帝国暂时恢复稳定.然而,这一同盟并未维持太久.后来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彼此交战,而君士坦丁于324年击败李锡尼,成为唯一的统治者.

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士每拿那二百五十年的预言时期已经完成;到了313年,别迦摩教会——那妥协的教会——开始了,并于538年以推雅推喇教会而告终.士每拿的这二百五十年代表了一段逼迫时期,而在这整个时期的末了,戴克里先的逼迫应验了《启示录》中的“十日”(十年);其中最严酷的逼迫时期,代表了整个时期的一个分形.这十年乃是那二百五十年的一个分形.这十年代表了尼禄逼迫的俄梅戛,而在其结束时,帝国也进入了东西分裂的俄梅戛阶段.

婚姻与离婚

士每拿始于主后64年罗马被焚之时,二百五十年后终于主后313年《米兰诏令》之颁布以及东西方的政治联盟.那十年的迫害分形始于303年,终于313年《米兰诏令》之颁布以及东西方的政治联盟.那二十年始于戴克里先于293年对东西方所作的法律分治,终于313年东西方的政治联盟.313年东西方之间的婚约终于324年的离异;彼时,君士坦丁击败了西方的李锡尼,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324年这预言性的离异,发生于321年第一道星期日法令之后三年.

从313年至330年的十七年,标示出一场政治婚姻,亦即由士每拿与尼禄所代表之逼迫的终止,以及由别迦摩所代表之妥协教会的开始.别迦摩于313年在这场婚姻中的开始,随后便是始于321年第一次星期日法令之逼迫的开始.其后是324年预言性的离婚,使东西方在君士坦丁治下归于一个帝国.六年之后,即330年,东西方的分裂在预言上再次重演.这十七年代表别迦摩教会的阿尔法时期,并将持续,直到推雅推喇教会于538年进入预言历史之中.那阿尔法时期将代表从330年至538年这一时期终末时的欧米伽历史.别迦摩的欧米伽历史代表496年、508年和533年这一时期.

十七年

拉斐亚战役时期的托勒密执政了“十七年”,而从拉斐亚战役到帕尼乌姆战役之间也有“十七年”.这十七年在象征上与从313年到330年的十七年相对应.尼禄所对应的士每拿二百五十年,引向别迦摩教会最初的十七年,并且与始于公元前457年第三道谕令的那二百五十年相连接;公元前457年乃是但以理书第八章十四节所说二千三百年的起点,也是复临信仰的根基和中心柱石.那两位见证人的二百五十年,与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的二百五十年相对应;后者始于1776年,并于今年2026年结束.

复临信仰的先驱者并未看见或明白313年至330年的那十七年,因为在1844年,他们甚至尚未明白第七日安息日或太阳日的问题.然而,他们确实认出了《启示录》第九章第十节中的一百五十年,而这便成为一段时期的起点,并引向那于1840年8月11日结束的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日.这样的理解产生了一次大有能力的“上帝权能的彰显”.

先驱者们并未认出《启示录》第九章中第二个一百五十年的时期.他们的基础性理解,构成了《启示录》第九章之“新亮光”所建立其上的平台.那亮光乃借着尼尼微之战的“钥匙”而开启.那把“钥匙”使研习预言的人能够辨认出《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所象征的一切圣经预言之国度: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塞琉古与托勒密诸帝国、穆罕默德的国度;更为重要的是,它藉着指出不仅罗马,而且东罗马与西罗马诸国度,以及美国(假先知)、教皇制(兽)和联合国(龙)的兴起与倾覆,而使罗马帝国的意义更加彰显.这些国度一切的兴起与倾覆,都见证了龙、兽与假先知的行动;这些行动最终将世界带到哈米吉多顿.那一行动呈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之中,而那行动的开端则呈现在第四十节隐藏的历史之内.

尼尼微之战提供了一个先知性的参照点,用以在末时事件的次序中,使罗马帝国、东罗马与西罗马诸王国,以及教皇罗马的各项见证彼此对齐.因此,尼尼微之战乃是充分阐明罗马诸般先知性见证的关键;并且,照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四节所言,正是罗马建立了那异象.将这些脉络汇合在一起的关键,乃是尼尼微之战.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开始汇集前五篇论述《启示录》第九章诸灾祸的文章.